

## 曾受尽酷刑折磨 大连邹秀菊在迫害中离世

【明慧网】大连市法轮功学员邹秀菊女士，于二零二三年八月十日早晨六点，在居无定所的凄惨状况中离世，终年 63 岁。邹秀菊生前曾在看守所、劳教所受尽酷刑折磨，遭迫害有家难归。

邹秀菊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出生。一九九六年一月，她因遭遇车祸，导致右臂残废。幸而同年，她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残疾的手臂得以恢复正常。修炼法轮功二十多年来，她从未吃过一粒药，未花过国家一分钱医药费，道德回升，凡事为别人着想，不计较个人利益，做推销业务从不拿回扣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邹秀菊一直遭受着残酷迫害，她曾四次被非法抄家，两次被非法劳教，期间遭酷刑折磨、药物迫害，她被关过洗脑班，经常被国保警察、派出所警察、街道人员跟踪，无论白天晚上，都会被敲门骚扰，恐吓、威胁不计其数，警察曾公开对她说：“上面一有（迫害）法轮功动向就找你，有一个抓人的名额也是你。”邹秀菊被逼得有家不能归，近年来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，直到离世。

以下是邹秀菊女士遭中共迫害具体事实：

### 在大连劳教所遭“小号”铁笼子迫害

二零零一年四月一天，大连市中南路派出所一行四人突然闯入邹秀菊家非法抄家，不出示任何证据，抄走了她所有的大法书及资料，把她送进了大连看守所刑事拘留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邹秀菊精神崩溃了，神经就象错乱了一样，整天脑子嗡嗡响，不会正常思维，失眠了。

由于大批地抓捕法轮功学员，看守所里人满为患，每个监室有一

半是法轮功学员，小小监室挤满了人，晚上睡觉全部侧身躺着才能挤下，就象刀鱼一样，上厕所回来就没有地方睡了。

邹秀菊在看守所被关押四十天后，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对她非法劳教一年半。因她身体原因被保外就医，在家待四十天，后她因发真相资料又被绑架，被加期两个月，劫持到大连劳教所迫害。

在大连劳教所，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法轮功，实现司法局下达的“转化”率，狱警用各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并指使犯人使用各种方式折磨法轮功学员，“转化”一个法轮功学员，犯人就会受到减刑作为奖励，所以犯人人用尽全身解数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“保证书”。

邹秀菊不放弃法轮大法信仰，狱警把她关入“小号”铁笼子里，铐背铐、罚站，让犯人监视她，她动一下，犯人就拿板条打脚背。狱警还把邹秀菊吊在铁笼子里，让两个犯人把她腿抬起来分别向两边劈，劈的她腿简直都要断了，痛得撕心裂肺，头还被拳击头套捂着，满头汗不出来，她痛苦到了极点。

为了反迫害，邹秀菊开始绝食，狱医让十几个犯人把她按倒，掐鼻子、捂嘴巴、插鼻管强行灌食。她被憋得快窒息了，犯人才松开了手，看到邹秀菊又活过来了，她们又继续往她嘴里插管子，插不进去，就扒开她的嘴往里倒玉米糊，倒得她满身满脸的玉米糊。狱警队长苑龄月、韩建旻在旁边指挥，把绝食的法轮功学员全部吊在笼子里劈腿。

在劳教所里，法轮功学员除了遭受酷刑折磨外，还要整天劳动，做奴工，给外贸公司或企业单位绣床单、做棉衣、系海带结……繁重

的体力劳动使邹秀菊的身体变得极其虚弱。

### 在大连看守所遭“地环”酷刑折磨

二零零五年四月，邹秀菊在大连市开发区发真相资料，被大连市保税区派出所抓捕并把她送进姚家看守所，在入所体检时因为她拒绝化验，送她去的警察为了达到看守所接收的目的，警察用自己的尿化验，她发现后把化验单撕了，警察揪住邹秀菊衣领把她塞进了警车里，还是把她送进了大连看守所。

在看守所里，邹秀菊拒绝穿号服，狱警就给她二十四小时戴手铐，她绝食抗议，狱警给她打上死刑犯用的刑具，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，背铐跪在那里，钉在床铺上，二十四小时都这样叫打“地环”，拉尿都是犯人接，这些犯人不愿意干，将气撒在她头上，无度的侮辱和谩骂。

最难以忍受的是被强行灌食，他们将冷的玉米糊强行灌入邹秀菊的胃里，灌完了也不将管拔下来，在头上粘着，再加上双手背铐，手肿得失去了知觉，很粗的脚镣，跪在那里，进行酷刑折磨。

（转下页）



## 在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事实

邹秀菊在看守所被关押近二十天后，于二零零五年五月被劫持到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。期间，邹秀菊遭酷刑及精神迫害，她曾被铐死人床、折磨性灌食，遭狱警用开口器折磨：

二零零六年五月，因邹秀菊绝食，狱警把她绑在死人床上，用开口器把嘴撑开，并卡在牙齿部位，迫使嘴一直大张着，一撑就是一天。由于狱警马吉山来回调整开口器的大小（使口变大变小），邹秀菊的一颗牙被掰碎，鲜血从嘴里流出来，他却偷偷溜走，对外撒谎说是邹秀菊自己弄碎的。而当时邹秀菊四肢被手铐固定在死人床上，根本动不了。邹秀菊被狱警强行戴开口器长达二十三天。

邹秀菊回忆当时的迫害时说：“有一次，恶警马吉山把开口器撑到了最大，我感到快憋死了，心跳出现了异常，我拼命用鼻子发声，有个医生摸我的脉搏说快拿下来，我捡回了一条命。”“过了几天，马吉山又给我下上开口器，刚开始我还能死死咬住不让撑大，就这样天天撑八个小时，手脚全铐在死人床上，头顶上录音机播放着污蔑法轮功的录音，窗户全用报纸糊住，只有一个小眼，外边能看到我，我看不到外边，那种滋味真是无以言表。”

狱警马吉山还想出毒招，将一小盆玉米糊灌食长达八小时来折磨邹秀菊，上午流四小时，下午流四小时，他一会把开口器拧小，流一小口，一会把开口器放到最大，几乎令人窒息，就这样反复折磨邹秀菊。

邹秀菊回忆说：“开口器下到嘴里撑到最大可以使人窒息死亡。因为上下半圆撑开后咽喉就对死了，一点气息不透，只能靠鼻子呼吸微弱一点气。如果嘴小，开口器一撑，嘴唇立刻就裂开。”“因为咬住开口器，我的牙齿都松动了，钢丝都嵌到了牙床里。而且一天只让我上一次厕所，还戴着开口器。”



◀ 中共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示意图。

邹秀菊被掰碎牙齿，她抗议迫害，狱警刘勇气焰十分嚣张：“你到所长那告老马（马吉山），也不知谁大谁小，我告诉你，别说一颗，就是五颗、十颗也是正常。”“你爱上哪告就上哪告，你法轮功还能告成怎么的，这是统治阶级。”刘勇还当着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的面叫嚣：“邹秀菊，别说打掉你一颗牙，算什么，李宝杰怎么样？死了还找律师来了解情况，我说了几句话就把律师吓跑了，死了算自杀，我们不怕，你们去告吧。这次没打死你们几个，就算你们拣条命。”

二零零六年夏天，邹秀菊等四名法轮功学员，为抵制无理迫害，拒绝奴役劳动，拒绝穿监服，被狱警马吉山连续多日绑在死人床上，嘴被金属开口器撑开不放，一天三次灌水，却不允许上厕所。

此外，邹秀菊还被狱警王树征用手铐铐在床底下定位，不让上厕所，不允许换姿势，不给饭吃，邹秀菊被打的脸肿很多天。

邹秀菊还被铐在死人床上和上吊铐约四十多天。狱警马吉山惯用吊铐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规定早上五点多起床，一直吊到半夜，有时吊到下半夜三点，不准洗漱、洗头、换衣服。

二零零六年一月九日，邹秀菊在反迫害中，因上床休息晚些，被狱警裴凤叫出去强迫听诬陷大法的录音。邹秀菊不配合邪恶，告诉他们别做坏事，向裴凤讲真相，说这样做对她不好，同时返回了所在的监室。之后狱警指使张梅、高玉珍

等人将邹秀菊强行架走，送去三角库房，双手铐在铁椅子上四天四夜。这个库房放有多种刑具，墙上都沾有血迹，非常恐怖。邹秀菊被关押在那里两天一夜间，狱警不间断地放诬蔑大法的录音折磨她，还不给她水喝，不许其他人跟她说话。

### 被关洗脑班迫害

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，邹秀菊被甘井子区华中派出所赵姓警察绑架、抄家，当天下午被劫持到抚顺洗脑班迫害。警察的借口竟是大连要治安整顿一百天。邹秀菊被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月，八月二十七日晚才从洗脑班出来回家。

### 大哥邹文志被活活打死

邹秀菊的大哥邹文志也是法轮功学员，他是大连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新碱车间助理工程师、设备员。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六日，公司公安处人员竟然用酷刑逼迫邹文志放弃修炼，从上午八点一直殴打至下午三、四点，邹文志被活活打死，时年五十四岁。家人受威胁不让讲出真相。

邹文志的遗体样貌非常凄惨，全是被殴打的痕迹，全身青一块、紫一块，裤子被打破了，膝盖被打坏了，手背都是青。经法医解剖鉴定，心脏被打坏，肋骨被打断。法医都说打得太狠了。这是用一种刑具打的，表皮不破，肉里全打烂了。

法医鉴定：尸体表面的皮肤虽然未破，但是里面的肉组织全部被打烂了，肋骨被打断，心脏被打坏。◇